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根据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主角》,为文学与影视的“同船共渡”再添佳话。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浮沉为叙事主轴,立足三秦大地,借众人命运映照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彰显出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艺术品格。本期两篇评论文章,一篇从人物群像入手,剖析电视剧创作从“编事儿”到“写人”的审美转向;一篇聚焦忆秦娥形象的“生命之美”,探讨其中蕴含的儒道美学精神与民族文化隐喻。两篇文章视角各异,从不同维度充实拓展了该剧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

——编者

“落脚于人的故事”是《主角》的创作底气

□尹鸿



继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繁花》热播之后,改编自作家陈彦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人们的关注和期待中再次收获广泛赞誉。《主角》围绕秦腔名伶忆秦娥四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展开,串联起“西北霸王”胡三元、秦腔艺人花彩香等人物的命运浮沉,展现了社会变迁中以秦腔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兴衰际遇,更通过“戏中戏”的设计,让出场、离场、在场的“角儿们”上演一幕幕宿命般的离合悲欢。它既是一群黄土土地上的普通人用生命谱写的传奇,也成为富于情感生命力的秦腔艺术的文化缩影。

备,其性格的丰富性远远不是前面的修饰词所能概括的。正是这组生动的群像,托举起易来弟蜕变为易青娥,再成为名震舞台的忆秦娥,最终唱出“方寸行止、正大天地”的通透敞亮。

人物的生动性来自生活真实的滋养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剧中这些人物之所以鲜活立体,根源在于从原著到编导演,甚至摄影、美术等全流程创作者深耕现实、体察生活的扎实积淀。原著作者陈彦在文艺团体工作近三十年,“与各种‘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这种得天独厚的人生阅历,加上创作者们所形成共识的超出“故事”、超出“好看”的文学野心和电视剧理想,才能“把演技与围绕表演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才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秦腔的热爱和透视。“秦腔,看似粗犷、倔强,甚至有些许的暴戾”,可这种来自民间的血脉张张的“汨汨流动声”,“却是任何庙堂文化都不能替代的最深沉的生命呐喊”。形而下的丰富性和形而上的体验感,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血肉灵魂。这也使演员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找准人物的行为逻辑、情感方式和语言状态,叙事能够紧扣人物的命运曲线,场景能够将时间的年代感和空间的地域性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全剧那种悲怆而奔放、压抑而自由、残酷而浪漫的精气神,就像秦腔一样有了回肠荡气、天地共生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当然,对于电视剧的二度创作来说,如何通过演员表演、场景再现、叙事结构、细节呈现、镜头调度、剪辑节奏和声音加工,一方面保存、转化、放大原作的精华,另一方面体现出电视剧这种影像叙事的媒介特性和传播魅力,必然会成为对以导演为中心的所有演职人员的巨大挑战。演员的选择、演员的形神兼备,往往是改编遇到的第一考验。有丰富的形象塑造经验,特别是富有陕西在地生活经验的戏骨们的表演,如张嘉益、秦海璐、孙浩、张国强、石文中、窦骁、扈耀之等,成功地支撑起了电视剧的人物群像基本盘,而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其中成长弧线最大的主角,从农村放羊娃到剧团学徒、从烧火丫头到一代名伶,从懵懂人生到入戏合一,也努力完成了自我升华以及人与角色的整体性表达。剧中的许多生活细节、陕西方言的应用更是处处鲜活。从这些演员的人物塑造中,观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小说原作者所说的“唱戏是在效仿同类,是在跟观众的灵魂对话;唱戏也是在形塑自己,在跟自己的魔鬼与天使短兵相接、灵肉撕搏”。

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该剧场景考究,从穷乡僻壤、偏远县城到省

会城市与剧团剧场,街道、房屋、植被、道具、环境声音不仅还原了时代风貌和地域特质,又深度融入叙事,让这些场景充分参与到人物塑造和故事推进中来。九岩沟的天地苍茫、群山叠嶂,宁阳县剧团的传统、封闭,长安都市的喧嚣和混杂,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如同舞台上变幻的景片,人物的悲欢离合都镶嵌在这些惊天动地的大背景长卷前,每个人都在竭力挣扎,而历史则在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运剧本。正因为电视剧为时间和空间的质感给予了充分而真实的呈现,观众才能相信,张嘉益就是胡三元,刘浩存就是忆秦娥,看大门的周存仁 and 苟存忠、管伙食的裘存义,都是与时代大舞台相匹配的角色。可以说,从人物塑造到场景再现,从故事进程到细节展示,《主角》都用一丝不苟的制作,追求着“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经典现实主义创作目标。

《主角》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多年,前前后后有有名有姓的人物数十人,虽然也有意识地强化了某些偶然性所带来的戏剧性,以及相对极致的情节,但它整体上并不是靠强情节、强冲突来推进叙事的,这可能令那些习惯于强戏剧性的观众感到不适。剧中某些人物关系的铺排可能也有繁简不一的争议,特别是秦腔在电视剧中的华彩场面似乎还不够丰满和让人热血沸腾,但是这并不影响该剧在人物塑造和现实主义美学呈现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它透过这群“角儿”,传达了一种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忆秦娥的师父苟存忠,为了重现旦角艺术的绝代风华,血溅舞台、以死谢幕,褒义、周存仁退隐江湖,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想……在充满文化寓意的“四大导师”引导下,易青娥在寒来暑往中不仅学戏、唱戏,也习得了中华文化忠、孝、仁、义的为人处世之道,最终激发了来自生命个体情到深处的艺术之道。正是这一点,让她蜕变成蝶、人戏合一,完成了对“墨守成规”的师傅们的超越,继承了传统更找到了自我,找到了秦腔艺术的生命起源。

人生的舞台上,进进出出、上上下下,谁都不是命运的宠儿,但他们每个人却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独一无二、顶天立地。这正是电视剧《主角》在各个创作和制作环节共同努力下所达到的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如果说电视剧是故事的艺术,那么这个故事最终还要落脚于人的故事,是那些用生命追求着自己的目标、并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命运发生戏剧性关联的人的故事。通过这些人物,观众看到别人也看到自己,悲天悯人的同时也打心自问,回头看路也仰望星空。《主角》谢幕了,但这些人物的形象还在,秦腔还在,人戏流转、天地共生。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影协副主席)

儒道美学是中华民族美学最重要的两大源流,共同构筑起中华美学精神的主体脉络。电视剧《主角》中,主人公忆秦娥身上展现出的生命质感,既体现了儒家美学追求的社会生命之美,也蕴含着道家美学所崇尚的自然生命之美。依托儒道美学相融共生的思想底蕴,这一艺术形象完成了对民族“生命之美”的具象化表达。

抱素怀朴,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以舅舅胡三元入狱、苟存忠收徒为分界,忆秦娥的生命美感呈现出前后迥然有别的两种形态。前期较多展现的是她身上天性使然的生命之美。作为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放羊娃,她起初不说话,一开口便声粗气壮,她饭量惊人,筋硬、骨头也硬。对于唱戏,她的天赋无多,甚至声音还有缺陷,她那粗犷的嗓音、直拉拉的唱法,让米兰和花彩香产生强烈的身体不适,而且骨子里她也不喜欢唱戏。可恰恰是这个满身泥土气、毫无禀赋的野丫头,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偏爱。她从身形到气韵都充盈着未经淬炼的原始生命力,散发着最本真的自然之美,如同老子笔下那个“混沌不开,还不会发出笑声的婴儿(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却赢得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效果。所以,即便她没有楚嘉禾的柔情静态、心思玲珑和活色生香,即便她不谙世事,甚至不明就里,但她却能得“道”(抱素怀朴)多助,不仅被苟存忠认定为全学员班“灯”最亮的那个,而且还得到存家班“忠孝仁义”四位老师傅的倾囊相授。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令她身段、唱腔皆可圈可点,可真正让她舞台表演传神动人的,是那份不染世俗的纯粹本心。

从叙事手法来看,编导刻意铺垫其早年天资普通,意在日后蜕变为秦腔名伶形成反差,凸显她成才路上超乎寻常的磨砺与付出,这也是现实题材励志剧常用的叙事策略。即便跳出前后对照的叙事逻辑,剥离后期功成名就的人生背板,易来弟生性倔强、憨厚踏实,既隐忍克制又敢爱敢恨、果敢决绝的自然之美,也足以唤起观众的审美共情与审美愉悦。

求索笃行,虽九死其犹未悔

舅舅胡三元入狱,忆秦娥的社会生命渐近觉醒。入狱前,胡三元嘱托她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都要坚持下去。苟存忠诚心收她为徒,她答应跟着苟师学戏,绝不半途而废,标志着忆秦娥的社会生命真正觉醒。花彩香临行前对她说:要自个儿有本事,要让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她要争口气,这口“气”就是她被唤醒的社会生命。

如果说,道家美学追求真即美,是要保持本心本性的纯然之美,那么儒家美学的核心要义则在于奋发笃行、求索精进,在自我磨砺与突破中实现生命价值与人格升华。忆秦娥穷尽毕生心力淬炼唱功、沉潜修为,将秦腔艺术打磨到极致。但我们也知道,她原本并不钟爱唱戏,却用了近乎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去践行“戏比天大”这四个字的千钧之重。这份坚守早已超越“因热爱而执着”的寻常艺术追求,而是为了兑现对恩师苟存忠“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个承诺,和传承师门艺魂的一份责任和一种使命。所

忆秦娥形象的「生命之美」

□陈丽妍

以,她是将儒家文化信守承诺、求索笃行、勇担道义的精神品格揉进对秦腔的艺术修行之中,也将其熔铸成修身准则和人生信念。如此,她才能在生活中将柔弱之躯活成舞台上穆桂英、杨排风般勇毅不屈的巾帼模样。

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

作家陈彦说:“秦腔是一种生命的呐喊。”忆秦娥之所以能唱出秦腔的“天趣”,一则源于她天然质朴的本性,二则来自她直面磨难的人生态度。她的品性禀赋与秦腔艺术本性浑然契合——既能沉潜静守到一声不响,也能久久为功,一声呐喊地动山摇。由是观之,《主角》中忆秦娥的艺术形象既是在绽放秦腔的艺术天性,也是完成对儒道美学精神的具象化表达,更是完成对民族“生命之美”的深层文化隐喻。

忆秦娥前后有三个名字:易来弟、易青娥和忆秦娥。她的第一个名字“易来弟”,是传统社会重男轻女观念的时代缩影,这也是她的自然生命阶段。在这个阶段,她基本不被“看见”,也正是因为自打出生就不被“看见”,早早练就了“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生命定力,能够坦然承受人生起落、世事毁誉,甚至可以抵达庄子所言“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从容生命境界。从易青娥到忆秦娥是她社会生命从觉醒到成熟的进阶,也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磨砺其艺术生命的阶段。或许是因为苦难来得太早,或许是因为命运对她的考验太多,以至于说不清这个阶段她身上的勇毅刚健、韧劲十足,到底是与生俱来,还是源于苦难的千锤百炼。或许从根本上说,这本来就是尘土飞扬的八百里秦川,是中华民族的山川大地锻造并养育出来的精神骨血。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山河动荡、岁月沉浮,在一次次风雨磨砺中沉淀出坚韧蛰伏、厚积薄发的精神特质。中华文脉亦始终赋予中国人以直面苦难、坚守本心、久久为功的生命力量,孕育出“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的民族信念与奋斗底色。忆秦娥吼出来的秦腔,早已超越艺人的艺术表达,而是个体用生命淬炼艺术、以坚韧对抗困顿的精神呐喊,生动绽放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刚健自强、砥砺前行、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吕梁学院中文系讲师)



专家研讨电视剧《喀什恋歌》

本报讯 5月26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喀什恋歌》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讲述了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位年轻女性在人生低谷互相扶持、重寻自我的故事,呈现了多元文化交融下的青年成长图景。该剧导演秦海燕表示,《喀什恋歌》是从喀什真实生活中生长而出的真诚之作。创作团队秉持

对这片土地的爱,希望突破“诗与远方”式的浪漫化想象,着力展现普通人的生命光芒。该剧编剧姚长宁坦言,在叙事上团队达成共识,要避免奇观化展示和悬浮化剧情,喀什的美本就在日常之中。《喀什恋歌》的“恋”不仅指向男女爱情,更饱含对土地的眷恋、对文化遗产的珍视、对各民族血脉相连的依恋,以及对有根有魂的生活方式的

热爱。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用现实主义手法生动讲述了各族群众心意相通、追求幸福生活故事,有力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主题。主创团队深入生活、观照当下,将自然风光、人文风光、民族特色有机融入故事当中,讲述了人与土地的情感羁绊,赋予“故乡”以流动而深沉的时代内涵。与会专家还围绕长短剧集的形式与内容如何更好适配、剧集创作与文旅带动作用的平衡等话题展开讨论。(许莹)

动画电影《钟馗》首映

本报讯 5月23日,由爱奇艺出品的动画电影《钟馗》在京举办首映礼。该片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意外闯入异界秘境,与钟馗等神仙并肩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故事。首映礼现场,《钟馗》主创团队分享了创作初心与幕后故事。导演王羽熙表示,影片融入诸多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希望能借此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关于传承的思考传递给每一位观众。导演黄山川谈到,一路同行后,钟馗最终相信初九懂得了守护的责任,而初九不同角度的思考也在影响、改变着钟馗。传承不是单向的托付与继承,而是彼此照亮、相互成就,在并肩前行中实现共同成长。